

若有所思

你是要画还是要猫

肖复兴

行走笔记

延安： 一生不可不去的地方

尤怡莎

印象中的延安是延河之滨的宝塔山，是黄土高坡上的几孔窑洞，是热情洋溢扭秧歌的乡亲。她如何有巨大的魔力，吸引、感染、激励着无数人心潮澎湃，心向往之？在秋高气爽的金秋，我有幸来到了她的身边。

站在向往已久的宝塔山上，可以鸟瞰延安整个地区。现在的延安市高楼大厦林立，树木植被郁郁葱葱，正如歌中唱的那样“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这座古城成为中国革命圣地的重要标志和象征。睹物思情，仿佛看到当年一代伟人骑着枣红马来延安，受到民众热烈欢迎的场景——听，响彻云霄的喇叭声、锣鼓声、鞭炮声和群众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就在耳边回荡。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颁授的独立自由勋章，核心图案就是宝塔山和五星。“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著名诗人贺敬之的诗句足以说明宝塔山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神圣位置。

杨家岭旧址位于延安城西北的杨家岭村，这里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旧居和中央大礼堂、中央办公厅楼，有石窑、接石口土窑十多孔，平房二十多间，土窑洞数十孔，这里有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旧址，有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用过的石桌石凳，毛泽东在此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还有毛泽东种过的菜地。曾经读过《杨家岭的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来，毛主席走出窑洞，来到他亲手耕种的地里……记忆中的那份感动就在眼前。至今已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先后来到延安取经，学习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

枣园旧址位于延安城西北郊，园中千余株梨树、桃树、杏树生长茂盛，春天花开片片，夏天树荫凉凉，秋天果实累累，冬天银装素素，环境幽静，风光秀丽，让人流连忘返，堪称延安一景。1943年10月中央书记处迁住于此。现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和彭德怀旧居。那里还有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大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重要讲话的讲演台等。驻足于此，我终于明白毛泽东为什么会为一名普通士兵写追悼文章，“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也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中国就是靠千千万万这样的人取得革命的胜利。

你可能不熟悉抗大，但是肯定听到过这首催人奋进的歌曲：“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为激励学员努力学习，肩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自抗大创办后，除来自红军部队和抗日前线的将士外，还吸引了一大批爱国之士，他们放弃了优越的家庭生活，从海内外汇集于宝塔山下，寻找抗日救国的真理，探索民族救亡之道。当时，学员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在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校训的熏陶下，白天苦练杀敌技能，晚上伏案苦读。抗大创办9年多，共培训十余万军政干部，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有力保障。

说起延安，不得不说那凝结着陕北人民勤劳智慧的一口口窑洞，更不得不说那脍炙人口的陕北民歌和秧歌剧，一首《东方红》、《绣金匾》、《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和一曲《信天游》、《黄河船夫曲》、《走西口》、《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蓝花花》、《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或是欢腾，或是哀怨，或是凄凉，简单优美的旋律，记录了陕北人民对社会和生命的思考、对生活苦难的超越和对真挚情感的追求。现在的延安人无歌不成席，仍然喜欢在饭前唱上几嗓子，闲暇时扭扭秧歌，表达他们的喜悦心情。在这里你会身不由己地投入其中，不唱不扭不痛快。

你到过延安吗？你见过宝塔山吗？那里是世人所瞩目、敬仰、怀念的地方。延安之行，不仅使身体愉悦，更是心灵上的一次洗礼与升华。那里是一生不可不去的圣地！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一部老片子，1966年拍摄。那一年，我们正在闹“文化大革命”，对它一无所知。这是一部当时非常有名的电影，法国著名导演克劳德·莱路许(Claude Lelouch)执棒，当年曾经得到过戛纳和金球两项大奖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可以说是横扫全球。近五十年过去了，时过境迁之后，这部电影所演绎的一个赛车手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寡妇近乎纯情的爱情故事，对于我们这些将爱情都弄得久经沧海难为水而一派老态龙钟的人们，已经没什么新鲜了。

但是，片子里面那个赛车手对那个寡妇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看电影时还是让我心里一动。他说：“一位雕刻家问：如果博物馆失火，里面有一幅名画和一只猫，你会去救哪一个？”寡妇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问：“那位雕刻家怎么说？”赛车手告诉她：“雕刻家说，当然要救那只猫。”寡妇问：“为什么要救那只猫呢？”

是的，为什么非得救那只猫呢？为什么不去抢救那幅名画呢？

这个问题，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似乎仍然具有意义，就在于这样看似并不严峻却实实在在的困惑，时刻还会摆在我们的面前。如果要我们回答或者要我们来做，我们该怎么回答、该怎么



哪怕只是一只小猫的生命，也是足可珍惜的，是名画也不可以交换的。

做？救那只猫，还是救那幅画？或者贪心地两者都要揽在怀里，一个也不能少？或者两者都不要去救，只管自己先逃命要紧？

寡妇问赛车手：“雕刻家为什么要救那只猫呢？”赛车手告诉她：“因为雕刻家认为猫是生命。”原因就这样简单，但简单的原因背后矗立着的是人生恒定的价值观念。

生命？生命就是唯一的解释吗？在那位雕刻家的眼里，生命就是这样的。画，哪怕是名画，相比生命而言，是死的，而唯有生命是活生生的，是珍贵的，是一次性而不可再生的，也就是唯一的，哪怕只是一只小猫的生命，也是足可珍惜的，是名画也不可以交换的。价值的对比，如此醒目而清心，不容置疑。

如今，还有这样的雕刻

家吗？

面对大火，要我们在片刻之间做出选择，我们会如雕刻家一样毫不犹豫地选择猫而放弃名画吗？如果那幅名画是凡·高的、是莫奈的、是齐白石的、是张大千的呢？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手，就不会有丝毫的颤抖和犹豫，而是毅然放弃它们，冒着熊熊大火的危险，去弯腰抱起一只可怜的小猫？我们做得到吗？

在商业社会里，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从政治社会到经济社会的转型期，从穷怕了的时代刚刚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的时候，钱一下子忽然显得尤为重要。人们极容易地就完成了过去对政治的信仰到现在对金钱的信仰从程序到系统的转化。我们会觉得说别的什么都是瞎掰，钱才是好东西，再多也不怕压手。面对大火中价值连

城的名画和可怜巴巴的小猫，我们自然心安理得而无师自通地迅速算出两者不同而悬殊的价格。哪怕是再名贵的波斯猫，也比不上名画值钱呀，波斯猫再怎么名贵也能够找到，而名画才是不可复制的，是一次性的呢。况且，那猫还不是波斯猫，不过是一只普通的可怜的小猫。用不着计算器，我们心里的小九九，早就已经完成了两者之间的性价比，掂量出两者的分量。

就再别提什么生命了，谁都知道生命的重要，但要看什么样的生命，要看生命究竟怎么才能真正有价值了。没听说早把裴多菲的诗改造成这样的了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两者靠什么？没钱都没招。

看来，电影里赛车手问年轻寡妇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和我们一样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只不过，他们两情相悦，心心相印，认同了雕刻家的选择，使得他们最终虽没有得到爱情的美好结果却得到了生命意义的升华。

你到底是要名画，还是要小猫？人生中，我们常常会面临着同样的选择。在生命和金钱面前，在精神和物质面前，在显性而高尚的精神追求和明铺暗塞的犬儒主义或赤裸裸的实用主义面前，这样的选择时时存在。

闲情偶寄

做梦与创作

戴永夏

梦是现实生活的人在潜意识中的反映，每个正常的人都会做梦。在一般人看来，梦是虚无缥缈的，它来无影去无踪，留给人的只是一场空。然而在作家、艺术家那里，梦却能成为宝贵财富，做梦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是古典主义音乐的杰出大师，也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音乐天才。据说他有一个习惯，每晚临睡前都要戴上眼镜。有人问他：“你为什么睡觉还要戴眼镜呢？”他回答说：“我常在梦中想起一些乐曲的旋律，如不戴眼镜，就什么音符都看不清，醒来自然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莫扎特所言，看似无稽之谈，其实很有科学道理。科学研究证明，梦境确实能给人带来灵感，而许多优秀艺术家也具有独特的做梦天赋，梦境成了他们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给了他们无尽的创作灵感，使他们创作出一部部惊世骇俗的佳作。德国著名的作曲家舒曼，便是一个具有梦幻色彩的人物，他常梦见舒伯特等许多过去的大作曲家站在他的床边，向他指点出一些旋律。他的许多乐曲便是在睡梦中完成的。海顿等作曲家也都曾利用梦境来完成其创作，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在我国，也有梦中作曲的先例，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唐代的帝王艺术家玄宗李隆基了。

有一次，玄宗梦见有十个绿衣仙女从天空飘然来到他的面前，为他演奏乐曲。乐声婉转悠扬，响遏行云，真乃神仙府第之音。奏毕，一位

在作家、艺术家那里，梦却能成为宝贵财富，做梦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仙女对玄宗说：“这首曲子叫《紫云回》，现在就传授给你。”玄宗十分高兴地接受了下来。梦醒之后，犹觉余音袅袅，回味无穷。他立即披衣下床，按梦中所记用玉箫吹奏出来，这便产生了名曲《紫云回》。

盛唐时期有一首最有名的乐曲叫《霓裳羽衣曲》，据说也是玄宗从梦幻中得来的。《唐逸史》记载说：天宝初年的一个中秋之夜，玄宗与道士罗公远在宫中赏月，罗对玄宗说：“陛下愿意跟臣一道到月官中游玩吗？”玄宗听了十分高兴。罗公远于是折取桂树的树枝，向空中掷去，桂树枝骤然化为一座绿色的长桥。罗公远与玄宗一同登上长桥，行十数里后，眼前便出现了一座巍峨的城阙，这就是月官。他们步入官中，见

牛，以戒农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涂；成毁须臾之间，谁为喜愠？”吏微笑曰：“此两句复当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唤醒他。”

如果说古人的梦境或多或少带些神话色彩的话，那么当今一些作家、艺术家的梦境就要现实得多，他们从中所获得的艺术成果也更为可信。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莫言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就起源于一个梦境。他在梦中梦到：在被奇异的阳光染得通红的旷野上，一个秀硕丰满的姑娘拔起地上的一只大红萝卜，向着天边走去……他被这一美丽的梦中意象所倾倒，于是便写出了这篇小说。他在谈创作时也说过：“我的一些写作灵感来源于梦境”，“即便是睡着了以后也满脑子全是梦境，梦的就是书中的小说里的人物，有时候反而是从梦境当中得到了灵感，梦里的情节，在梦中解决了一个在写作当中很大的困难问题……”

既然梦中可以创作出艺术作品，是不是说作家、艺术家不需要现实生活？当然不是。因为梦境也是现实的反映，它跟作者的思想、艺术修养、生活积累等密切相关。假如唐玄宗在音乐、舞蹈、戏剧等方面没有很深的造诣，苏轼不具备大文学家的功底，莫言没有深厚的生活积累，那么他们就很难做出各自的“艺术之梦”，当然更不会从梦中创作出高水平的艺术作品。因此，一个人要在创作上取得成绩，不管通过何种途径，最终都离不开现实生活。

编辑：孔昕 邮箱：kongxin3057@163.com